

Martin Walser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EIN FLUGZEUG ÜBER DEM HAUS

[德国] 马丁·瓦尔泽 著 蔡鸿君 等译



Martin Walser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EIN FLUGZEUG ÜBER DEM HAUS

[德国] 马丁·瓦尔泽 著 蔡鸿君 等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德)瓦尔泽著;蔡鸿君等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585-9

I. ①屋… II. ①瓦… ②蔡…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5330 号



Ein Flugzeug über dem Haus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55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953

总策划:黄育海

责任编辑:秦静

特约策划:任战

装帧设计:张志全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德〕马丁·瓦尔泽 著

蔡鸿君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25 字数 109,000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585-9/I·4452 定价:20.00元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

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

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

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

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

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

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代序：致中国读者

所有的读者是一个集体。我们这些读者不满足于世界本来的样子，因此我们读书和写作。我凭经验得知：读书是写作的另外一种方式。谁读一本书，他就是在为自己写这本书。书所提供的东西，并不比音乐提供给演奏者的乐谱更多。只有通过演奏者，音乐才成其为音乐。

幸亏有各种彼此并不同源的语言，人们由此可以看到，用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要比语言本身更加具有共同性。这就是说：人们互相之间要比他们的语言更加接近。什么东西是甜的或者苦的，轻的或者重的，这是一种我们共有的经验，即使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没有显露出这种共性。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要比我们的语言所允许的猜想更好。但是，我们需要翻译家。我尤其感谢他们。

马丁·瓦尔泽

目 录

001	代序：致中国读者
001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006	充满危险的居留
015	寻觅一妇人
022	乔迁
031	方法不当
036	收藏家的归来
047	假如没有贝尔蒙特，我们会怎样……
060	藤普罗内的终结
073	西格弗里德之死
082	蠕虫
091	在斯图加特的一项使命
100	利策的讣告
115	一次空前绝后的机遇
127	安内玛丽的故事
143	编后记

屋顶上的一架飞机

她的名字，我再也记不起来了。我想，她们家姓贝格曼。我应邀参加她女儿的生日宴会。我们来到花园里，发现一切都准备好了。小寿星来回奔跑，催促每个人都坐到椅子上，好像这样一来她就再也不必怕什么似的；最后，她终于累坏了，自己也在桌子一头坐了下来。她母亲坐在她身旁。

虽然一切在参天古树下举行，但还是很热。阳光透过花园中的树叶和树干，洒落下来，在大地上照出一块块白斑。虽然有宽敞舒适的别墅隔在花园和大街之间，但飞虫嗡嗡，花园里要比大街上还吵。可是它们不及飞机严重，这几年来，我们的城市深受其害，飞机轰鸣时，我们碗橱里的餐具日夜都叮当作响，我们的房屋在它们飞掠的影子下呻吟。在这绿色的花园一角，我们一点听不到飞机的轰鸣；密集的虫子上下飞舞，我们享受着它们的营营歌声。

这家的女主人还坐在她女儿身旁。当她跟生日嘉宾们一起举杯喝光之后，她起身告辞。在这之前，大家还不时地从杯沿上方交谈一句，此时却是鸦雀无声了。大家都目送着她，看她向房子走去，走上两步台阶，来到平台上，转过身来，再次向大家挥挥手，向她的十七岁的女儿挥手，特别真诚，就像是在告别似的，是的，她一

副伤心的模样儿，大家都看到她的手突然像一片枯萎的树叶似的悬在空中，看到她后来猛地转过身去，进屋消失了，消失在一间房子深处。大家你望我我望你。女孩子们眼睛睁大了，呼吸急促了，她们还不知所措地耸耸肩，随后桌子四周就吵吵嚷嚷起来了。吵吵嚷嚷的是那些女孩子，尤其是那位寿星。她们嘻嘻哈哈，被一种我所不理解、可以称作爆发的快乐攫住。

不管你朝哪里看，看到的都是张大的嘴巴，宽宽的牙齿，笑歪了的脸和空中挥动的、大多是赤裸的胳膊，跟胳膊相连的手自由地飘舞着。大多数是女孩子。只有几个小伙子，我们坐在那里，被她们的动作和衣服淹没了。置身在这群闹哄哄的女孩子当中，我们显得呆滞和拘谨。有时我们试着想透过在我们身体上方晃动的手、上身和头发相互望一眼或者讲一句话，但是做不到；姑娘们汇成了一条河，我们漂浮着，无主的木块，说什么也没用，注定了属于柴堆和滩涂，还要沉默不语。我们听不懂她们在我们头顶上方互相喊什么。一开始我们还想抬起头来听，甚至加入进去，结果只是徒劳。再加上我们互不相识。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一位女友带来的，匆匆地介绍一下，找到一张椅子坐下来，跟下一个男性远得无法交谈，无法相互结识。当这家的女主人还坐在宴席上时，我们还能相信，我们受到了盛情款待，某种程度上是这场生日宴会的贵宾。这种情况后来骤然发生了变化——我实在无法换种说法。即使女友们突然袭击我们，捆起我们，拖到墙前，用剑或斧头将我们处死，我也不会感到特别吃惊的。她们一个个讲着叫着，谁也不在听别人讲，这是对我的唯一安慰。她们这么做什么也交流不了，无法就有争议的问

题达成共识。可是，也许将我们处死对于她们已经不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了，因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邀请我们来的。我想问问带我来这里的我的表妹皮娅，可她甩开我，瞅都没瞅我一眼。也许她们私下里都想，她们都要在生日这天献身给一群小伙子。我的男同伴们，我发现，这期间他们脸上最后的一丝快乐也凝固了。

汗珠从他们发际的皮肤里渗出，闪闪发亮；看上去，好像是为了一场恐怖的庆典才将他们打扮成这样的。我们该把女主人叫来吗？那个温柔的寿星啊！现在，她柔韧的身体在桌子一头像驯兽师手里的鞭绳一样扭动着，从她的几乎看不见的嘴里传出尖叫声，它们像导弹似的从一长排女同胞和我们几个散落的男孩子头顶掠过。她们笑得更刺耳了，我们吓了一跳。我求助地掉头朝房子望去，吃了一惊：现在门窗被关起来了，铁制的遮阳篷放了下来，看上去像要么主人死了要么主人环球旅行去了。只有一个男人从最顶层阁楼的一扇窗户里挥着手。一个老人，肯定差不多有一百岁了。我也朝他挥手。他注意到了我，没过一刻钟，他从屋角绕过来，直接朝我走来，而他所做的就是：他先将我然后又将我的那些受苦受难的男同伴们，从女性丛林中引了出来！他镇静自如、有条不紊地将我们一个个引领上岸，让我们一个个在平台前的台阶上坐下来。我们感激地抬起头望着他，如果他这时打着手势说“趴下，乖乖地趴下！”的话，我们准会像被从死神手里救出来的狗一样趴在他脚下的。但他让我们大感意外，说我们对女孩们应该抱有同情心！说我们坐在桌旁，就像钓鱼人观察着再也无法逃脱、在致命的鱼钩上越来越绝望地扑腾挣扎的鱼一样，看得女孩们害怕，让她们感到，这个绿得

可爱的花园一角今天下午就会成为她们的灾难。我们应该有同情心，尤其应该同情毕尔嘉（是的，她就叫这个名字，现在我又想起那位寿星的名字了）。他是毕尔嘉的舅公，是操心地看着她长大的。可惜父母们太忙了，没有时间保护毕尔嘉，不让她遭遇如今一个女孩所面临的危险。只有他一人有时间保护她，可是他再也没有力气了。他这么说时，几乎哭起来。

如今这个娇柔的女孩长大起来，长到了那个年龄段，对于毕尔嘉这么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来说，那是个多么危险的年龄段啊！它们是猛兽的咽喉，不是别的，每个月都是一颗牙齿，每个月都是一颗更大的牙齿！他请求我们给予毕尔嘉保护！他大声说道：“我知道，你们是蹲伏在花园门外的狼，当她走出去走上街头时，你们就会扑向她！我知道，请求你们的保护多么愚蠢！但我还是要这么做。只有尝试最愚蠢最无意义的事情时，她才能获救。你们这些小流氓，我不得不从阁楼里眼看着她落入你们手里，真是太可怕了！”我们倾听着，呼吸越来越急促。他提高了嗓门：“喏，你们瞧瞧她的父母吧！为了不必听，不必看，他们关上了门窗，铁制的遮阳篷也放了下来！他们不再相信拯救，将毕尔嘉出卖给你们了。我跑下来，是因为有人招手了，我是穿过洗衣间从房子里冲出来的，因为我相信不可能的事情：别烦毕尔嘉！”

我发觉，我的男同伴们缓缓地从台阶上站起来，张口结舌。间或穿过树叶洒落的阳光，在我们身上画出黑白的图案，黑白，黑白。我们望向女孩们，她们突然停止了叫嚷，面无表情、眼睛通红地挤在桌旁，盯着我们。